政　治

“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

——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

［俄］李太龙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方面坚持自视为大国，另一方面因实力之衰退而出现观念落差，故俄罗斯产生认同危机，对自身地位变得格外敏感并致力于恢复大国认同。每当西方采取不利于俄罗斯的行动，俄都将此看成对自己的侮辱，随之认同危机加深。进而，俄罗斯竭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向外界证明它是大国，往往实施了成本极大、收益不明显的对外政策。现有主流解释认为，导致俄罗斯叙利亚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安全考虑。然而，单独这个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直至 2015 年秋才动手，以及为什么从所有可能选项中俄选择了成本最高的武装行动。实际上，除了安全考虑，俄罗斯叙利亚行动更深层的动机在于，俄力求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大国地位。

【关　键　词】俄罗斯外交政策　叙利亚危机　大国认同　建构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83/87.512.0【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 】2095-1094（2021）01-0061-0023

【作者简介】［俄］李太龙（Зайцев Ярослав），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心理文化学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605-50Y19001）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关于俄罗斯干涉叙利亚的动因，学界提出多种解释，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大类：

一是出于俄罗斯的安全，一是出于地位考虑。安全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极端伊斯兰主义浪潮对中亚国家的外溢影响。著名外交学家费多尔·卢基扬诺夫（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在俄罗斯正式宣布开启行动后指出，“伊斯兰国的确是俄罗斯的敌人，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必须削弱它”[①]。另一位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也认为，俄罗斯行动的目标之一是消灭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制约其对中亚地区的扩展[②]。学者叶卡捷琳娜·斯捷潘诺娃（Екатерина Степанова）同意这次行动与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息息相关，包括担心极端分子给俄罗斯带来的恐怖威胁[③]。美国的俄罗斯外交专家安吉拉·斯邓（Angela Stent）指出，普京担心中东的混乱将会加强俄罗斯内外的极端势力，并刺激极端分子展开袭击[④]。俄罗斯领导人也多次表示，预防恐怖主义威胁是干预叙利亚危机的主要目标。在宣布开启行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道：“抵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是……先发制人，在恐怖分子已占领的土地上消灭他们，而不是等到他们来我们家门口。”[⑤] 叙利亚的恐怖分子之所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是因为其中有约 4 000 俄罗斯人和 5 000 来自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⑥]，离开叙利亚后他们完全可能回到各自的国家进行捣乱[⑦]。

表面上，反恐理由既很有说服力又让俄罗斯的行动看起来很有理性。然而，仅靠这唯一的理由仍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其中两个比较关键。

第一，如果担心“伊斯兰国”中来自苏联地区国家恐怖分子对俄安全的威胁，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Азарт После Синдром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5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globalaffairs.ru/redcol/Azart-posle-sindroma-17723

② Dmitri Treni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Moscow's Objectives, Priorities, and Policy Drive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p. 1.

③ Екатерина Степанов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по Сирии на этапе во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PONARS Eurasia, февраль 2016.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ru/memo/201602_Stepanova

④ Angela Stent. Putin's Power Play in Syria.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4,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5-12-14/putins-power-play-syria

⑤ Совещание с членам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401

⑥ Путин: в Сирии на стороне боевиков сражаются до четырех тысяч выходцев из РФ. ТАСС. 23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s://tass.ru/politika/4047882

⑦ Совещание с Членам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还有其他多种选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武装干涉。比如，可以加紧俄罗斯国内的防恐努力，扩大与后苏联国家的防恐合作，对从“风险度较高”国家回来的俄罗斯人进行更严格的检查，等等。或者可以干脆加入美国带头的反恐联盟，在美国指导下一起进行反恐行动。这些选项的潜在风险和成本要远远小于俄罗斯实际采取的行动。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从原有可能的选项中最终选择风险极大、成本极高的那一项，即另组织以自己为首的反恐联盟并亲自干预叙利亚内战？当然，俄罗斯的武装行动只局限于空中支持叙利亚政府军，没有陆军干涉，所以理论上这不是成本最高的选择，但相比于其他选项这种选择的风险度仅次于全军干涉。

第二，仅靠反恐理由很难解释俄罗斯干涉叙利亚的时间点。为什么是 2015 年秋？给俄罗斯造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伊斯兰国”早在 2014 年就出现了。它的扩张步伐迅速，战斗作风邪恶又残酷，破坏性空前，如果它是俄干涉叙利亚的主要原因，为何俄罗斯等到 2015 年下半年才介入？部分解释可能是，2014 年正好是乌克兰危机的高峰期，俄罗斯无暇顾及叙利亚国内的“伊斯兰国”，但从 2015 年初开始，乌克兰危机已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为什么俄罗斯拖了半年才干预？俄罗斯做了半年准备这个解释不能成立，因为关于俄罗斯开始扩充其在叙部队的媒体报道最早始于 8 月末至 9 月初[①]，即正式行动前 1 个月。8 月 26 日，俄叙两国签署关于在叙境内的赫梅明机场建立俄罗斯空军基地的协定，也是在行动前 1 个月[②]。反恐理由与开启行动的具体时间点似乎不太相符。更可能的原因是，2015 年上半年叙利亚政府军遭到一系列挫败，叙总统阿萨德的地位开始动摇，因此向俄罗斯求助。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传统伙伴，关系一向相当紧密，万一阿萨德下台，新的政府更可能跟随西方、疏远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干预叙利亚的部分原因是支援阿萨德。但这个原因跟官方提出的反恐目标并不相关，顶多有间接关系。关于俄罗斯为何会支持阿萨德，笔者下面会进一步讨论。

除了安全考虑，俄罗斯行动的另一个解释是关于国家地位的考虑。费多尔·卢

① Michael R. Gordon and Eric Schmitt. Russian Moves in Syria Pose Concerns for U.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9/05/world/middleeast/russian-moves-in-syria-pose-concerns-for-us.html?module=inline

②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о размещении авиационной групп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6 августа. 2015.

基扬诺夫认为，“中东是……回到全球舞台的途径”[①]。他表示，俄罗斯通过有效利用武装力量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从边缘回到了国际政治的中心[②]。在 2016 年 3 月的文章中他很确定地说：“比起半年前，如今大家更看重俄罗斯这是不争的事实。”[③] 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副教授德米特里·阿达姆斯基（Dmitry Adamsky）指出，对莫斯科来说，叙利亚行动确认了俄罗斯作为“不可或缺的力量”的地位并破解了对俄罗斯的孤立[④]。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普京相信他的历史使命是让俄罗斯在大国行列中有“正当的一席之地”，因此他的目标是确定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⑤]。在他看来，叙利亚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检验俄罗斯作为大国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⑥]。

由此可见，俄罗斯外交专家特别强调大国地位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以至于愿意为此卷入他国内战。这种对大国地位的考虑，并非第一次影响俄罗斯的对外决策。这也是导致俄在乌克兰危机时占领克里米亚的关键因素[⑦]。那么，大国地位到底为什么对俄罗斯如此重要？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学者们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二、大国地位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在叙利亚行动的逻辑似乎不太符合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即国家权衡得失后尽可能选择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政策。俄罗斯的行动看起来不甚符合上述理论，愿意为了大国地位这种较为虚拟的利益而承担巨大成本，甚至危害自身经济利益，大大削弱了作为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俄罗斯外交的解释力。相比于二者，建构主义理论对俄罗斯外交行动有更深入且根本性的把握。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Чего мы хотим: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нужна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Сир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30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redcol/Chego-my-khotim-zachem-Rossii-nuzhna-voennaya-operatciya-v-Sirii-17782

②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Принуждение к миру: почему из Сирии пора было уходить.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8 марта 2016. http://globalaffairs.ru/redcol/Prinuzhdenie-k-miru-pochemu-iz-Sirii-pora-bylo-ukhodit-18050

③ Там же.

④ Dmitry Adamsky, Putin's Syri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yria/2015-10-01/putins-syria-strategy

⑤ Dmitri Trenin. The Revival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April 18，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6-04-18/revival-russian-military

⑥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Портрет Сирийск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4 июля 2017. https://globalaffairs.ru/book/Portret-siriiskoi-voiny-18818

⑦ 李太龙：《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6 期。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要解释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重视及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需要从两点入手：俄罗斯坚信自己是大国；西方国家是俄罗斯的重要他者[①]，其关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态度影响后者的外交行为。俄罗斯和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看法有着基本矛盾：俄罗斯一直强调，虽然苏联解体后实力衰弱，但俄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大量核武器和资源，它仍是个大国；而西方强调，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衰弱，所以它成不了大国[②]。面对西方的不承认，俄罗斯领导人要证明俄罗斯自称为大国是名副其实的[③]。况且，苏联解体以来，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民众热烈欢迎的目标[④]。

俄罗斯著名外交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指出，俄罗斯历来要求西方承认其大国地位，并且要求尊重其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要求西方承认两者平等。这样，决定俄罗斯具体外交行动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俄罗斯领导人如何判断西方是否承认俄罗斯与西方平等[⑥]。

在赫尔辛基大学的俄罗斯外交专家托马斯·福斯伯格（Tuomas Forsberg）看来，俄罗斯为了强迫西方重视和尊重自己，往往会采取一些出乎意料、激进的手段。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争取尊重，即使失败也总比不尝试采取行动要好。对他们而言，无动于衷反而会对俄罗斯地位造成更大的损害[⑦]。福斯伯格强调，地位对大国如此重要，是因为被赋予高等地位国家的利益不可能被忽略，且被视为更具正当性[⑧]。对自身地位感到自信的国家不太可能冒风险采取成本大于物质收益的政策。相反，对地位不自信、很敏感的国家如果受到挑战或冲击，为了证明自己

① 对国家 A 来说，一些国家或群体比其他国家和群体更重要。这些更重要的国家成为国家 A 的参考系，即国家 A 的认同是相对于它们而形成的，它在这些重要国家的互动中得到关于自己和自身行为的理解。这些重要的国家称为国家 A 的重要他者。参考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 15.

② Mark Urnov. Great 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 2014. p. 309.

③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 2014. p. 357.

④ Anne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Russia'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 2014. p. 289.

⑤ Andrei P.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 2014. p. 348.

⑥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p. 1.

⑦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 2014. p. 328.

⑧ Ibid. p. 325.

的地位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卷入地位冲突[①]。

从地位角度出发，学者们区分了两种国家：地位与实力一致（status-consistent）和地位与实力不一致（status-inconsistent）的国家[②]。第一种是指实力与公认度相符合的大国，即既拥有符合大国标准的实力，又被其他国家视为大国[③]。第二种则指实力与公认度有出入的国家，并又分为两种：实力达标，然而尚未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status-underachiever，中文可译为“地位落后于实力者”），以及被公认为大国，但是实力不合格的国家（status-overachiever，中文可译为“实力落后于地位者”）[④]。据此理论，地位落后于实力者因感觉到自身实力达标将要求其他国家赋予之以相应的认同。实力落后于地位者则与此相反，因感觉到自身实力不足，但又珍惜国际社会认同它为大国，因此在外交方面趋于谨慎，避免采取能够揭露它较弱实力的行动[⑤]。

汉堡大学学者汉娜·斯密觉察到了俄罗斯不太符合这个分类，这就形成一个难题。斯密认为俄罗斯属于实力落后于地位者的行列，然而其外交行动却呈现地位落后于实力者的特性[⑥]。关键在于，俄罗斯在一些方面不符合大国标准，但把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同时，俄罗斯越来越发现其他国家并不这么想，因而开始认为自身地位落后于实力。斯密认为俄罗斯的目标不是恢复大国地位，而是说服其他国家认同它是大国。斯密强调，俄罗斯在认知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看待它的时候，更多注重与它们的实际交往经验，而非形式上的表现。对于俄罗斯来说，它作为大国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其地位与实力一致与否，而在于跟其他国家与组织具体交往中产生的不安全感。

科英布拉大学学者玛丽亚·弗雷勒和汉堡大学学者瑞吉娜·赫勒主张，俄罗斯最近使用武力不是对成本与收益做客观衡量的结果，而是提升自身地位的手段[⑦]。她们提出三个假设：俄罗斯自定义的大国认同受到内外部的冲击，迫使俄

①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 2014. p. 326.

② Thomas J. Volgy, Renato Corbetta, Keith A. Grant, Ryan G. Baird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0-12., quoted from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 356.

③ Ibid. p. 11.

④ Ibid. pp. 11-12.

⑤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 356.

⑥ Ibid. pp. 356-358.

⑦ Maria Freire and Regina Heller. Russia's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and Syria: Status-Seeking between Identity, Opportunity and Costs. Europe-Asia Studies 70. No. 8. 2018. p. 1186.

罗斯采取基于武力的外交政策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某地区对俄罗斯越有战略意义，俄罗斯就越愿意冒险并承担高昂成本；俄罗斯的内政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自己外交行动与实力的落差[①]。两位学者分析了认同、机遇和成本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行动的影响。第一，认同因素的影响。“阿拉伯之春”以后，中东地区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提升了。对俄罗斯来说，关于中东的两种东西格外重要：决定国际秩序的规则以及保障对任何国际冲突的管理不能避开俄罗斯。这两者是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表现[②]。第二，机遇因素使俄罗斯把叙利亚看成逆转不利国际局势的好机会。在此之前俄罗斯遭遇西方的制裁并由此产生种种困境。透过介入叙利亚危机，俄罗斯迫使西方重视它，以此试图脱离困境[③]。第三，至于成本，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保持低成本[④]。这三个因素的互动最终决定了俄罗斯的干预。

不难发现，很多学者都把俄罗斯的武装行动与确保它的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乃至认为这是俄罗斯外交背后的动力。然而，这些学者各自提供自己的解释，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因而这些解释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显得比较零散。现有的理论和解释虽各有长处和重要发现，但仍未回答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他国承认俄罗斯是大国对它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惜采取成本极高、具体收益不太明显的外交行动？如果简单说是因为大国地位有很多好处，国家追求大国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似乎停止于表面而未挖掘更深层的缘由。毕竟追求大国地位的好处不一定需要激进政策，可以走更温和、“韬光养晦”的路子。但俄罗斯偏偏走相对激进的道路，这种事实需要用更加完整的理论加以分析。笔者希望给现有的解释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能够弥补一些不足的俄罗斯大国认同理论，以期从更深层次把握和理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武装行动。

三、大国认同理论

大国认同[⑤]的两个关键部分是“大国”与“认同”。何谓“大国”？一个比

① Maria Freire and Regina Heller. Russia's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and Syria: Status-Seeking between Identity, Opportunity and Costs. Europe-Asia Studies 70. No. 8. 2018. p. 1186.

② Ibid. p. 1201.

③ Ibid. p. 1203.

④ Ibid. pp. 1205-1206.

⑤ 此部分详细讨论和理论建构参见李太龙《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第 23—28 页。

较经典的定义是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的。他认为，大国在人口及领土面积、资源分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5 个方面超出其他大部分国家[①]，因此可以说国际体系的本质及其运转逻辑由有实力的大国决定。可以把大国比喻成国际政治的“领导”，只不过这个领导地位的正当性主要源于国家实力，而不是“才华”或“关系”。因而可以说，国际体系的运行和发展走向大体上被单个或多个这样的“领导”所垄断和控制。

认同之概念则更为复杂。就国际关系而言，认同是“带来动机与行为意向、属于有意行为体的特性”[②]。没有认同，或者认同出了问题，行为体就很难保持正常活动。重要的是，认同由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构成，内在部分指自我（the Self）所持有的观念，外在部分指他者（the Other）所持有的观念[③]。简单来说，认同的内在部分是行为体眼中的自己，就是行为体关于自己的某些观念和想法。外在部分则生成于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他者）的互动之中，是他者眼中的行为体。他者给行为体反馈他者怎么看待行为体。因此，认同是自我和他者两种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既依赖自我，也依赖他者。目前的研究大多注重的是认同的外在部分，即基于跟他者的互动，比较忽略自我的观念。但正如美国犹他大学教授布伦特·斯蒂尔（Brent J. Steele）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假定认同完全依赖于跟他者的互动，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就意味着国家没有独立性，其所作所为被结构所左右[④]。在斯蒂尔看来，我们应该承认国家有些唯独属于它的独立观念，这些观念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存在[⑤]。这些独立的观念也许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认同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美国大学学者芦泽久仁子（Kuniko Ashizawa）指出，国家认同“是国家在具体国际环境中所持有并投射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在最简单意义上，国家认同意味着该国是什么以及它代表什么的观念”[⑥]。这个定义的关键部分是向外投射的“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既然国家投射的形象应代表其个性与独特性，它应该反映出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其中一个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ddison-Wesley. 1979. p. 131.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4.

③ Ibid.

④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London：Routledge. 2008. p. 29.

⑤ Ibid.

⑥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State Identity，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 2008. p. 575.

较为关键的特征是国家在历史上与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与角色。如果国家在历史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很高，这个地位就成为国家的“商标”，把一切属于高地位的特性和好处与拥有高地位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特性和好处包括强大实力、高名望、更大的话语权、制定规则权等等。换句话说，高地位是包含其他所有特征的“超级特征”，是代表国家个性与独特性的信号。国家向外投射的形象因而建立在这个代表一切“好的”和“光荣的”高地位上。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高地位，不然就不会存在“高地位”这个概念。只有大国，也就是国际政治的“领导”，才有高地位，也只有大国才把自己想得离不开这个“领导”地位。

纵观历史，世界上总存在着可称为大国的国家，实力极为强大，对国际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凭借其国际地位，这样的国家会渐渐发展出大国性或大国认同。根据汉娜·斯密的定义，“大国性是国家作为世界主导国家之一、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的自我形象”[①]。一方面向本国国民不断证明本国是大国，另一方面不断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对该国地位的承认，这两方面是受到大国自我形象影响的国家行为[②]。斯密提到的“大国性”与本文提出的“大国认同”描述的是同一个现象，因此可以互用。

斯密的定义抓住了大国认同的要点，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大国认同不是伴随国家诞生而形成的，亦非所有国家皆能形成的观念。如若把大国比喻成“领导”，则大国认同必须建立在国家的丰富领导经验上，且这个领导经验必须是长期的，国家才能将其内化成自己的认同。相较于中小国家，大国往往会单独或集体担当世界领袖，通过长期的领导经验养成作为领导的习惯，进而将此“领导性”内化成一种自我感觉并从中产生自我优越感。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在汉娜·斯密定义的基础上再行补充：大国认同是国家根据其长期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关于自己所应拥有的地位、发挥的角色、肩负的责任甚至履行的使命的自我观念。

任何认同都不可能是空的，一定有自己的内涵。大国认同也不例外。前面已经提到，大国认同围绕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形成。领导地位有它的共性，即所有拥有这个地位的国家都共享某种特征。一般由于大国的实力极为强大，大国可以依凭自身实力制定国际体系规则，并把这些规则强加于体系内的其他成员。譬如，

①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 362. , footnote 2.
② Ibid.

每次大规模战争后战胜国召开和平会议并设计战后的世界秩序。此外，每次新的国际体系稳定下来，根据体系的稳定程度，其中偶尔会发生各种危机和冲突。每次冲突的发生对作为世界领袖的大国都是挑战和考验。所以，大国一定会参与危机管理，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为了从中受益。据此，我们可以说，大国认同的内涵包括制定国际体系规则、参与国际治理、参与危机和冲突管理。这是所有大国共享的内涵。但是，大国与大国不一样，大国认同除了共性还有基于本国国情、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就俄罗斯而言，因历史与文化因素，它一向认为后苏联空间（除波罗的海三国）是其“特别责任和特殊利益区”[①]，把在此区域维持绝对影响力视为切身利益并尽量防止其他大国过于渗入。总之，俄罗斯大国认同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外层和内层。外层是所有大国共有的，主要指大国是国际体系规则的制定者、国际治理和危机管理的积极参与者。内层主要指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此地区列为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地区，认为其他大国不得干预[②]。

构建俄罗斯对外政策大国认同理论的最后一部分是本体性安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大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曾指出，国家互动过程中不仅考虑收益，最为关键的是国家认同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产生与复制[③]。认同是任何行为体能够正常活动并做出理性选择的基础。固定的认同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对确定性的需求，这种需求叫作“本体性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詹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的定义是：“‘本体性安全’指一种对于自我经验的完整性、时间上自我的连续性……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能动感。”[④]

虽然“本体性安全感”概念看起来较复杂，但其实逻辑很简单。简言之，认同是一种关于自我的叙事（narrative），自我需要这个叙事在时间维度上源源不断，即具有跨时的连续性。认同帮助行为体回答三个关键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

①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称后苏联空间为俄罗斯的“特别责任和特殊利益区”，并认为俄罗斯若完全撤出这一区域便会是一种“无端的损失”。参见 Celeste A. Wallander, ed. The Sourc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Westview Press. 1996. p. 59.

② 俄罗斯大国认同的内外层内涵体现在其官方文件中，如 2000 年、2008 年和 2013 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2000 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9 年的《俄罗斯联邦到 2020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1995 年的《俄罗斯针对独联体成员国的战略方针》等。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17，324-336.

④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No. 3. 2006. p. 342.

我要做什么？只有行为体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方能获得适当程度的确定性，即满足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只有强烈且稳固的本体性安全感，行为体才能在面对世界时客观地衡量得失、成本与收益，并采取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建立的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布伦特·斯蒂尔认为，对国家来说，本体性安全比实质性安全（physical security）更重要，本体性安全之保障带来自我认同连续不断的感觉，是确保国家自我观念不变、保持外交行为一贯性的途径[①]。

然而，倘若认同的连续性因某种原因被破坏，行为体突然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要做什么，本体性安全未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依斯蒂尔之言，如果国家没能保障其本体性安全，则行为惯例中断，自我认同将会受到冲击并破坏，进而迫使国家采取措施恢复惯例与认同的连续性[②]。恢复认同的连续性成为行为体的首要任务，行为体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成本高昂的手段。恰恰这个时候行为体的行为呈现所谓“不理性”，即具有成本大于收益的性质，因此不宜用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型予以解释。我们可以用图 1 来显示本体性安全与国家行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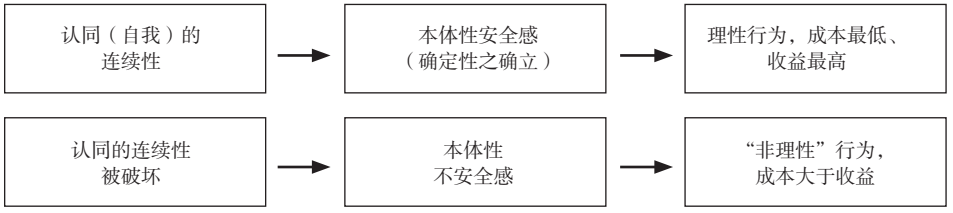


图 1　本体性安全与行为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那么，上述的理论如何应用于俄罗斯呢？逻辑如下：自 19 世纪初打败了拿破仑以后俄罗斯崛起为欧洲大国，直至苏联崩塌的近 200 年间，俄罗斯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行为体之一，即所谓的“世界领袖”之一。无论在维也纳体系还是在雅尔塔体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始终扮演中心角色，是国际体系的奠定者及国际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俄罗斯将大国地位内化成了自我观念，使其成

①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pp. 2-3.
② Ibid.

为总体认同的关键部分，故形成大国认同。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实力与影响力急剧下降，俄罗斯虽坚持将自己视为大国，但实力有所不及，使得其认同的连续性被破坏，故导致强烈的认同危机和本体性不安全感。此时，恢复认同的连续性，即恢复大国认同，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对自身地位及西方如何看待它的地位变得极为敏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系列行动，如北约东扩、南斯拉夫轰击、美国退出 1972 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承认科索沃独立、拉拢后苏联空间国家让其脱离俄罗斯等，都使俄罗斯坚信西方不尊重俄及其利益、不尊重其大国地位。每次这样的行动都给俄罗斯的认同带来巨大冲击，加深其本体性不安全感。出于本体性安全的需要，俄罗斯采取激烈的措施来恢复其大国认同，向外界证明它是大国，并为此不惜采取成本极大、收益不明显的对外政策。大国认同及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可用图 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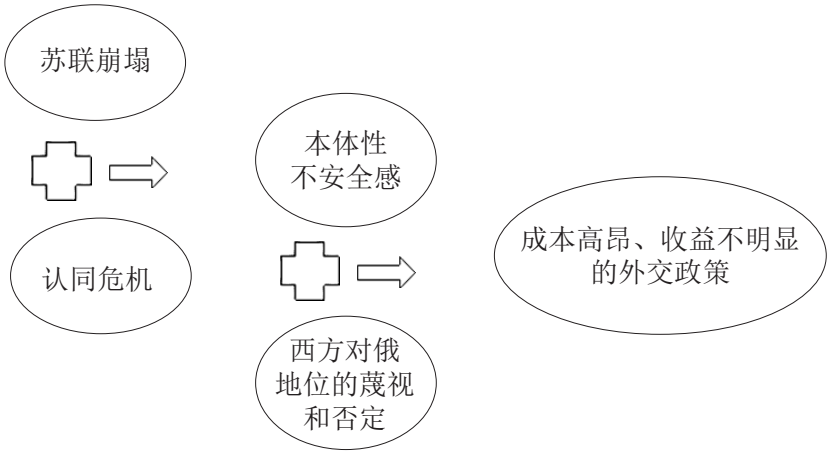


图 2　大国认同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叙利亚案例

笔者用上述理论来分析大国认同在决定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分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叙利亚行动是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反应；第二部分简要论述叙利亚行动的过程及要点；第三部分论证决定俄罗斯叙利亚行动

的大国认同因素。

2011 年叙利亚陷入动荡，西方国家开始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俄罗斯的观点与此相反，一直主张不能把阿萨德下台当作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提。费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利比亚的产物”，即源自于俄罗斯对西方在利比亚危机中行为的不满[①]。目标不是保护阿萨德，而是防止解决危机的“利比亚模式”合法化，防止使用“利比亚模式”解决叙利亚问题[②]。就此卢基扬诺夫引用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于叙利亚危机伊始说的话：“叙利亚危机的结局将决定未来类似冲突的解决模式。”[③] 西方干涉给利比亚带来的混乱，激发了俄罗斯关于西方“颜色革命”政策的担忧，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令俄从中汲取教训，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决[④]。总之，对俄罗斯来说，叙利亚危机不只是一次新的危机，更是对其地位的一次考验；不单是新的国际问题，而是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尊严和威望的问题。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开始之后，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严重制裁[⑤]。并且，美国带领的西方试图通过制裁孤立俄罗斯。2014 年 3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孤立俄罗斯”，并警告“未来挑衅不会得到什么，只会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并贬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⑥]。7 月采取新制裁时奥巴马又表示：“我们预期的是俄罗斯领导人看到其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有后果的，包括正在衰弱的经济和愈来愈严重的外交孤立。”[⑦] 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将其驱逐出八国集团（G8），以及剥夺俄罗斯代表团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PACE）的表决权、参与法定机构会议和监督大会活动的权利。

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孤立政策不仅是对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行为的惩罚，也是对其地位的一种冲击。笔者上面引用的奥巴马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鉴于此，一些国内外专家认为，叙利亚行动是俄罗斯破解孤立、淡化乌克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Квинтэссенция кризисов.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2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s://globalaffairs.ru/redcol/Kvintessentciya-krizisov-16126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Maria Freire and Regina Heller. Russia's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and Syria: Status-Seeking between Identity, Opportunity and Costs. p. 1201.

⑤ 关于乌克兰危机期间西方对俄制裁的论述详见李太龙《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⑥ Barack Obama. Obama's Statement on New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March 17, 2014.

⑦ Jim Acosta and Tom Cohen. Obama Imposes New Sanctions on Russia over Ukraine. CNN, July 17, 2014. https://www.cnn.com/2014/07/16/politics/ukraine-russia-sanctions/index.html

兰问题并提升自身地位的途径。例如，根据卢基扬诺夫的看法，叙利亚行动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叙利亚行动之后俄罗斯扩大了可与西方讨论的议题范围[①]。叶卡捷琳娜·斯捷潘诺娃同意这一点，认为把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边缘化也是俄罗斯行动的目标之一[②]。此外，这次行动也让俄罗斯返回到国际政治的前台[③]。安吉拉·斯邓也认为，叙利亚行动帮助俄罗斯转移了国际注意力，以此让西方难以继续孤立它[④]。

总的来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有两个原因。其一，利比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开始严重怀疑西方真正的意图。叙利亚内战开始时，西方立马对阿萨德提出下台的要求。从利比亚汲取了教训的俄罗斯于是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主张阿萨德是合法的总统，外国政府无权决定谁要下台、谁要执政。所以，俄罗斯把叙利亚视为对自己的一次考验：俄罗斯作为大国能否捍卫其所主张的原则。换句话说，叙利亚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解决冲突与危机的能力。其二，乌克兰危机及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孤立，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形象。况且，此时西方支援的叙利亚反对分子对政府军开始施加巨大压力，形成了不利于政府军的内战局势。俄罗斯将此视为机遇，认为借此机会可摆脱西方孤立，防止阿萨德被推翻，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总之，证明自己是有原则并能够解决危机的大国，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实际深层原因，而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孤立和阿萨德陷入的困境能够解释俄采取行动的具体时间点。

2015 年 9 月 28 日，普京参加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谴责美国在冷战之后的自大，以为独自可以决定世界命运，甚至不顾联合国的意见和作用[⑤]。他特别强调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破坏性作用，提到伊拉克和利比亚案例并指向美国行动所带来的混乱。他就此问道：“如今你们到底明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⑥]接下来，普京转到“伊斯兰国”和叙利亚问题。他指责西方的虚伪，一方面号称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一方面对资助恐怖分子的种种渠道佯装不见，甚至利用这些渠道来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⑦]。他同时提醒说，“伊斯兰国”的许多恐怖分子来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Принуждение к миру: почему из Сирии пора было уходить.

② Екатерина Степанов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по Сирии на этапе во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③ Там же.

④ Angela Stent. Putin's Power Play in Syria.

⑤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70-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28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85

⑥ Там же.

⑦ Там же.

自欧洲国家，也有从俄罗斯去往那里的。一旦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会继续捣乱，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普京还认为，拒绝联手叙利亚政府抵抗“伊斯兰国”是很大的错误，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民兵的努力。正是此时，普京提到了建立反恐联盟。他说：“我们提议本着共同价值与利益，而不是野心，在国际法基础上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建立真正的广大国际反恐联盟。”[①] 普京将此反恐联盟与以往的反纳粹联盟进行比较，认为这样的联盟如同以前的反纳粹联盟一般，可以联结不一样的人来消灭现代邪恶势力。

同年 9 月 30 日，普京请求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允许在叙利亚使用俄罗斯武装力量。同日，联邦委员会一致同意了这一请求。此外，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所有主要政党、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穆斯林中央宗教管理局局长兼俄罗斯最高穆夫提，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武装行动表示支持[②]。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解释说，俄罗斯接到了叙利亚总统的军事援助请求，因此俄罗斯的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国际法[③]。他同时指出，这个决定不是为了满足什么野心，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④]。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ачев）则表示，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国家[⑤]。即日，俄罗斯开始执行武装行动。几天后，全俄民意研究中心公布了民众对叙利亚行动的态度：66% 的俄罗斯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其中 38% 表示完全赞同，28% 表示倾向于赞同[⑥]。

10 月 20 日，为了降低俄美之间的空中事故，双方签署相关备忘录。备忘录包括维持安全的专门步骤，但没有协调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五角大楼发言人彼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70-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28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85

② Помощь в рамках закона: депутаты ГД поддержали решение СФ по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0930/1293992917.html; Патриарх: операция ВВС РФ в Сирии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е там мир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0930/1293976946.html; Глава Совета муфтиев России: операция РФ в Сирии необходим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1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1001/1294814201.html; Алексей Михеев. Верховный муфтий РФ поддержал решение Совфеда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ВВС в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0930/1293769702.html

③ Президент Сирии обратился к России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военной помощи. РБК.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s://www.rbc.ru/politics/30/09/2015/560b97489a79476f7150d5d2

④ Иванов о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 речь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РФ. РИА Новости.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0930/1293017839.html

⑤ Косачев: успех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 как кость в горле для Запад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1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1001/1294341557.html

⑥ Опрос: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оссиян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операции ВКС РФ в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9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ria.ru/20151009/1299307271.html

得·库克（Peter Cook）指出，该备忘录“没有建立俄美合作区，也不包括情报分享或任何关于目标信息的分享”[①]。他同时强调，关于备忘录的商讨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刚好相反，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政策只会令叙利亚局面变得更为难解[②]。

行动开始一个月后，10 月 31 日从埃及沙姆沙伊赫飞往圣彼得堡的空客 A321 在西奈半岛坠落，飞机上 224 名乘客全部遇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тников）声明，爆炸是飞机坠落的原因[③]，因此，该案件被判为恐怖袭击。此后，普京命令加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轰击行动[④]。

11 月 24 日，在叙土边境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苏 -24 战斗机。土方发言人表示俄罗斯战斗机侵犯了土耳其的空中空间，土耳其出于保护自身边界针对侵犯的战斗机采取了需要的处置措施[⑤]。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弗朗茨·克林采维奇（Франц Клинцевич）表示，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是“国际挑衅”[⑥]。他认为，土耳其的这一行为是提前策划好的[⑦]。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Пушков）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土耳其有意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⑧]。俄国防部发表声明，强调土耳其的行为是非友好的[⑨]。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之后土耳其实际上站在了“伊斯兰国”的一边[⑩]。该事件对俄土关系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俄罗斯决定与土耳其冻结联络并对其采取经济制裁。虽然后来关系转为正常化，但在此之前整个叙利亚局面格外紧张。

---

① Jamie Crawford and Jennifer Rizzo. U. S. and Russia sign Syria memorandum. CNN. October 20，2015. https://edition. cnn. com/2015/10/20/politics/u-s-russia-sign-syrian-memorandum/

② Ibid.

③ Путин: удары ВКС России по террористам в Сирии надо усилить. РИА Новости. 17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17/1322621254. html

④ Там же.

⑤ Премьер Турции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инцидент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Су-24. РИА Новости. 24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4/1327557416. html

⑥ В Совфеде назвали крушение Су-24 в Си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ровокацией". РИА Новости. 24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4/1327483066. html

⑦ Клинцевич: решение ВВС Турции сбить Су-24 не было спонтанным шаго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25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5/1327826859. html

⑧ Пушков: решение Турции сбить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у-24 было заранее продуманны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25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5/1327844019. html

⑨ Минобороны РФ: действия Турции, сбившей Су-24, -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й акт. РИА Новости. 24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4/1327665865. html

⑩ Лавров: сбив Су-24, Турция, по сути, встала на сторону ИГ. РИА Новости. 25 ноября 2015. https://ria. ru/20151125/1328232840. html

2016 年 2 月 22 日，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共同主席，采取关于停止武装行动的联合声明。声明提议 2 月 27 日 0 时 0 分起，停止叙利亚政府与反对分子之间的武装行动。该提议不包括“伊斯兰国”、努斯拉战线等其他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2 月 26 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支持停止在叙利亚武装行动的第 2268 号决议。3 月 1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 3 月 15 日开始从叙利亚撤退俄罗斯主力部队。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保留了两个军事基地——赫梅明和塔尔图斯，并继续针对恐怖分子进行轰击。4 月末，叙利亚危机停止武装行动的制度开始逐渐瓦解，俄罗斯继续其在叙利亚的局部行动。

2017 年 4 月 4 日，叙利亚汗谢洪发生化学武器袭击，导致约 80 人死亡。西方国家将此袭击归咎于叙利亚政府，认为叙利亚以此袭击威慑反对分子及其支持者。叙利亚政府和作为其盟友的俄罗斯否定西方的指责，强调这次袭击是捏造的[①]。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有关声明中指出，俄罗斯和伊朗作为叙利亚政府的支援国也应为此袭击承担“道德责任”[②]。随后，美国对叙利亚政府进行惩罚，于 4 月 7 日对叙利亚空军基地进行了导弹袭击。虽然美国已提前警告俄军，但其攻击仍引起俄罗斯的极大愤怒。普京将此攻击称为“对主权国家的侵略”[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将美国的行动喻为 2003 年对伊拉克的侵略[④]。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停止与美国签订的关于防止叙利亚空中双方事故的备忘录，国防部宣布要关闭相关热线。此外，俄罗斯表示将加强叙利亚的防空系统。美国的此次袭击是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以来最危险的事件之一。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此次袭击将美国卷入到了世界最难解的冲突之一，并体现出俄美部队近地行动的风险”[⑤]。

12 月 11 日，普京在访问赫梅明基地时表示，俄罗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最

① Syria chemical "attack": What we know. BBC. 26 April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9500947

② Rex Tillerson. Statement by Secretary Tillerson on Chemical Weapons Attack in Syria. April 4, 2017.

③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агрессией ракетный удар США по авиабазе в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7 апреля 2017. https://ria.ru/20170407/1491716541.html

④ Neil Mac Farquhar. Russia Suspends Cooperation With U.S. in Syria After Missile Strik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7/world/middleeast/russia-iran-us-strikes-syria.html?module=inline

⑤ Peter Baker, Neil Mac Farquhar and Michael R. Gordon, Syria Strike Puts U.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t Risk.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7/world/middleeast/missile-strike-syria-russia.html

具实力的恐怖势力被打败了，叙利亚保留了主权及独立，因此命令撤军[①]。虽然此后俄罗斯仍保留了一部分部队并继续对叙利亚政府提供空中支援，但俄罗斯行动最关键的阶段可以说到此正式结束。12 月 28 日，在与行动参与者会面时普京强调，“俄罗斯跟以前的历史一样，又一次做出了重要贡献，消灭了给整个文明带来威胁的势力”[②]。

首先，我们衡量一下叙利亚行动给俄罗斯带来的收益。俄罗斯的最大收益为提升了国际地位。叙利亚行动之后，俄罗斯以大国身份回到了中东政治舞台，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它能保护地区盟友，其影响力获得了提高，并证明要解决国际冲突俄罗斯不可能被忽略。此外，卷入当地极为复杂的冲突之后，俄罗斯不仅为其盟友提供了援助和保护，同时还与其他主要地区势力保持正常关系。比如，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支持叙利亚和伊朗而与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成为敌人，反而跟他们保持正常互动。这是俄罗斯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

叙利亚行动的另一个收益表现在军事方面。这种收益是双重的。一方面俄罗斯通过执行行动有机会试验其最新武器，另一方面通过试验为其武器做广告。据俄罗斯《商人报》报道，“广告效应”将会让俄罗斯销售 60 亿—70 亿美元的武器[③]。此外，2008 年俄罗斯启动了大规模军事改革，叙利亚行动是这次改革之后第一场军事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改革成功与否。

再来看看叙利亚行动的成本。根据官方数据，行动开始两年后俄罗斯失去了 38 名现役军人[④]，加上乘坐被击落的空客 A321 客机的 224 名乘客，总共 262 人。然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仅 2017 年 9 个月期间俄罗斯人在叙利亚的死亡人数为 131 人，包括雇佣兵[⑤]。这样，加上 224 名乘客，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就是 355 人。

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行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极为危险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土耳其击落俄罗斯的苏 -24 战斗机。虽然后来俄土基本上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етил авиабазу Хмеймим в Сирии，11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351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Встреча с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и-участниками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28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516

③ Иван Сафронов. Воздушно-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силы: каким спросом пользу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оружие после Сирии. Коммерсант. 28 марта 2016.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932551

④ Александра Джорджевич. В Сирии погиб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енерал. Валерий Асапов стал жертвой минометного обстрела. Коммерсант. 25 сентября 201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420939

⑤ Maria Tsvetkova. Exclusive: Death certificate offers clues on Russian casualties in Syria. Reuters. 27 October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russia-syria-casualtie/exclusive-death-certificate-offers-clues-on-russian-casualties-in-syria-idUSKBN1CW1LP

但当时情况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如果当时俄罗斯的反应过激，对土耳其进行军事回击，就会导致双方的武装冲突。而其他北约成员国因有义务保护盟友也会卷入其中。这样一来，危机会不断升级直至失控，并导致大规模战争。

第二个事件是美国对叙实施的两次轰击。第一次是汗谢洪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美国轰击叙利亚空军基地。虽然美军提前警告俄军，但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如何应对。如俄军采取不当措施便会受到美国的轰击，而这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这也是俄罗斯当时反应较为强烈的原因。第二次则是 2018 年 2 月 7 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对位于叙利亚代尔祖尔省的亲政府势力进行轰炸。据《纽约时报》报道，有 200—300 名“亲政府分子”死亡[①]。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俄罗斯的雇佣兵，即俄罗斯公民，美国带领的轰炸导致俄罗斯公民死亡[②]。后来俄罗斯外交部承认有“几十个俄罗斯公民及其他苏联地区国家公民”死亡或受伤[③]。同时，俄罗斯声明死亡者中没有常规士兵，即没有俄罗斯现役军人。外交部强调说，死亡的俄罗斯公民是自愿去叙利亚的，外交部“没有权力判断其行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④]。据报道，这些雇佣兵属于俄罗斯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瓦格纳集团[⑤]。俄罗斯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雇佣兵，是因为不想让外界把他们与政府联系起来。

恰是因为俄罗斯不愿意把自己与其雇佣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对美国轰炸做出实际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不严重。比如，当初关于美国 2 月 7 日轰炸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称，“如果死亡者包括俄罗斯人，这将会是美国干涉叙利亚内战以来第一次杀死俄罗斯人”[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指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以来，观察者一直担心俄军和美军会发生碰撞，这至少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将导致两国之间的血腥冲

① Thomas Gibbons-Neff. Howa 4-Hour Battle Between Russian Mercenaries and U. S. Commandos Unfolded i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24/world/middleeast/american-commandos-russian-mercenaries-syria.html

② Ibid.

③ Russia admits dozens of Russian casualties in Syria battle. BBC. 20 February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3125506

④ Ibid.

⑤ Thomas Gibbons-Neff. Howa 4-Hour Battle Between Russian Mercenaries and U. S. Commandos Unfolded in Syria.

⑥ Forces hit by US in Syria included Russian mercenaries, official says. CBS News. 8 February 2018. https://www.cbsnews.com/news/forces-hit-by-u-s-in-syria-included-russian-mercenaries-official-says/

突[①]。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则称，“2 月 7 日袭击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和美国公民之间的第一次致命冲突”[②]。由这些报道可以判断出这次冲突的危险性。假如当时被杀死的不是俄罗斯政府不愿承认的雇佣兵，而是常规俄军，后果则不堪设想。

另外还有经济方面的成本，在俄罗斯决定介入叙利亚危机之前，其经济因遭受西方制裁而日渐衰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2015 年俄罗斯经济呈 3.8% 负增长，通胀率为 15%，卢布在 2014 年和 2015 年间贬值 50%[③]。处于这种经济衰落状态，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给自己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不算支付死亡士兵的抚恤金，叙利亚行动的纯经济成本高达 40 亿美元[④]。更何况，叙利亚行动导致新的美国制裁。2018 年 4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对一系列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采取制裁措施。虽然大部分制裁有关乌克兰，但其中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与俄罗斯金融公司（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нансов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跟叙利亚行动有关[⑤]。2017 年，美国采取《通过制裁法案对付美国对手》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简称 CAATSA），列出针对伊朗和俄罗斯关于叙利亚的一系列制裁。法案规定，如果俄罗斯给叙利亚政府提供有关制造化学或核武器、弹道或巡航导弹的援助，则相关公司或人员将受到美国制裁[⑥]。2019 年 2 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加强美国在中东安全》法案，进一步规定与叙利亚政府进行交易的相关制裁，包括帮助叙利亚政府开采天然气、制造石油和石油产品、提供工业或建筑服务、提供军用产品或服务等等[⑦]。因为俄罗斯愿意参与叙利亚战后的重建，该法案将严重影响俄罗斯公司在叙的活动。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叙利亚行动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在笔者看来，行动的成本比收益显得更高。原因在于，俄罗斯的主要收益是抽象的，即表现为地位的

① Thomas Gibbons-Neff. How a 4-Hour Battle Between Russian Mercenaries and U. S. Commandos Unfolded in Syria.

② Alec Luhn, Russian mercenary boss spoke with Kremlin before attacking US forces in Syria, intel claims. The Telegraph. 23 February 2018.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2/23/russian-mercenary-boss-spoke-kremlin-attacking-us-forces-syria/

③ 数据转引自 Maria Freire and Regina Heller. Russia's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and Syria: Status-Seeking between Identity. Opportunity and Costs, p. 1205

④ Ibid.

⑤ Treasury Designates Russian Oligarchs, Officials, and Entities in Response to Worldwide Malign Activity,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6 April 2018.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0338

⑥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H. R. 3364, p. 33

⑦ Strengthening America's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Act of 2019, pp. 24-26

提高。相比之下，行动给它造成了可以观察到也可以估算的实际损失。更何况，叙利亚行动进一步升级了俄美冲突，提高了俄罗斯跟美国和北约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俄罗斯到底为什么会为较为抽象的地位利益而如此冒险，乃至承担较高的经济成本？笔者认为，本文提出的大国认同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此提供答案。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俄罗斯积极外交政策的回答体现了大国认同在俄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我再重复一遍：积极的外交政策是很复杂的问题。很多人说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们的民族还有认同感，就是那种把自己视为拥有千年历史的国度，把自己视为统一民族的感觉。而且，我们还有自尊感。”① 拉夫罗夫之意在于，虽然积极的外交政策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不便甚至损失，但如果这一切是为了满足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自尊感，那也值了。这就是对俄罗斯大国认同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的概括。

自从崛起为欧洲大国，俄罗斯把大国地位内化成了一种自我观念，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发展了大国认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实力和地位急剧下降，出现了认同危机。自此开始，俄罗斯对自身地位变得非常敏感，把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定为恢复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从这个视角来看，俄罗斯的叙利亚行动不仅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同时更是为了满足大国认同需求。

（责任编辑 靳会新 胡巍葳）

①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вертеться как флюгер".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10 февраля 2016. https://www.mk.ru/politics/2016/02/10/sergey-lavrov-rossiya-ne-mozhet-vertetsya-kak-flyuger.html

Анализ влияния фактора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России — на примере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Ли Тайлун (Я.А.Зайцев)

【**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твердо мыслила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ой,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озникшая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ее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и реальн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вызвала кризи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опрос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статуса стал для Росси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и она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стремится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свой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Запад действует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она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это как унижение, что так же усугубляет кризи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тут же Росс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активные меры,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миру, чт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вод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затратную и имеющую смутную выгоду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Проведя анализ прецедентов, автор делает попытку доказать, что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в 2015 году вписывается в рамки данной теор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огласно общепринятой трактовке, ключевой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в Сирии – пробле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нако сам по себе этот фактор не может объяснить,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а ника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осени 2015 года и почему сред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Россия выбрала наиболее затратный –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мимо соображени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 кроется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й мотив, а именно стремление Росси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свой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По мнению автора, именно этот фактор сыграл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ирийский кризис;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теори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Analysis of Great Power Identity and Its Impact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 Case Study of Russia's Military Campaign in Syria

Li Tailong (I.A.Zaitsev)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great power identity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properly analyze this impact, the author proposes a theory of great power identity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IR. The theory goes as follow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continued to perceive itself as a great power, but the subsequent decline in power capabilities created a gap between its self-identity and reality. This gap thus led to a major identity crisis, making Russia extremely sensitive to its status and willing to restore its great power identity. Whenever the West takes actions that disregard Russia's interests, Russia sees it as humiliation, which in turn deepens its identity crisis. In attempt to prove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it indeed is a great power, Russia then takes radical foreign policy actions with high costs and unobvious benefit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ve that Russia's 2015 Syria campaign fits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Current explanations of Russia's Syria campaign focus on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but they alone cannot explain why from all possible options Russia chose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y also cannot explain why Russia wait until 2015 to start the operation. The author claims that apart from security conserns, the deeper motivation for the Syria campaign was Russia's desire to prove its status as a great power. In author's opinion it was this factor tha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Russia's decision to intervene.

Keywords: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yrian crisis; great power identity;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IR